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三十一回 任意車處女試春 烏銅屏美人照豔

詩曰：春到迷樓亦太濃，錦香繡月萬千重。

笑他金谷能多大，羞殺巫山只幾峰。

屏鑿照來真富貴，車帷度去實從容。

只愁雲雨遭兵火，若個佳人留得儂。

話說煬帝與道人賭游迷樓，叫道與道姑走在前面，自家坐下轉關車，緊緊隨著。其餘宮人內相，俱跟在後頭，不許一人開口。那道人對煬帝打一個稽首說道：「貧道告唐突了。」遂用手攜定道姑，二人逍遙遙遙，信著步兒往裡便走。卻也作怪，就像走過幾千萬遭一般，四下裡都是透熟，逢著轉彎便轉彎，遇著抹角便抹角，該上樓就上樓，該登閣就登閣。門關著，他竟用手推開；屏攔著，他便側身轉入。無一個幽微曲折之處，不被他串到；無一層錦繡繡閣之中，不被他游來。不多時，將一座誇天宮詫仙府的迷樓，早已團團游遍，不曾遺了一處，仍舊轉到殿上來說道：「陛下還有什麼幽房邃室，請再賜貧道一遊。」煬帝驚得呆了半晌，不能答應。正是：

世間哪有迷人物，原是癡人自著迷。

試看神仙迷不得，迷樓何似武陵溪。

煬帝見二人有些奇異，因驚問道：「你二人姓名名誰？」道人笑道：「俺們道人家，草木形骸，哪有什麼姓字。」煬帝道：「姓字既無，必有一個鄉貫住坐。」道人道：「天上的白雲，山中的野鶴，便是俺們的鄉貫住坐了。」煬帝道：「既如此無個定蹤，朕蓋一所庵觀與你住好麼？」道人笑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恐怕不長遠些。」煬帝道：「朕欽賜蓋的，你便徒子徒孫終身受用，如何不長遠？」道人笑道：「陛下怎麼算得這等長遠，此時天下還有誰來蓋觀？就有人來，只怕陛下也等不得了。倒不如隨俺兩個道人，到深山中去出了家，還救得這條性命。」煬帝笑道：「這道人為何一會兒就瘋起來，朕一個萬乘天子，放著這樣錦繡窠巢，倒不受用，卻隨著兩個山僻道人去出家，好笑，好笑！」道人道：「陛下不要太認真了。這些蛾眉皓齒，不過是一堆白骨；這些雕樑畫棟，不過是日後燒火的乾柴；這些絲竹管弦，不過是借辦來應用的公器。有何好戀之處？況陛下的光景，月已斜了，鍾已敲了，雞已唱了，沒多些好天良夜，趁早醒悟，跟俺們出了家，還省得到頭來一段醜態。若只管貪戀火坑，日尋死路，只恐怕一聲鐘罷住了，傀儡要下場去。那時節卻怎生區處？」

煬帝笑道：「這一篇話兒，人都會說，說來倒也中聽，只是天地間，哪個不死的仙方，長生的妙藥？你只看，秦始皇、漢武帝，何等好神仙！到頭來毫釐無用，這便是個樣子。」道人道：「秦始皇錯用了徐福，漢武帝偏信了文成五利，故沒有功效。俺二人卻非其類，陛下不要當面錯過，後來追悔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朕這裡瓊宮瑤室，便是仙家；奇花異草，便是仙景。絲竹管弦，又有仙樂；粉香色嫩，又有仙姬。朕遊幸其中，已明明是一個真神仙。你們山野之中，就多活得幾歲年紀，然身不知有錦繡，耳不知有五音，目不知有美色，卻與朽木枯樹何異？」道人笑道：「山中倒也頗不寂寞，只怕陛下沒有造化去游。若肯隨俺們去出了家，管你受用不盡。」煬帝道：「你且說山中有何境界？朕就沒造化去游。」道人笑道：「是陛下也不知，待貧道略說一二：

居住的是瑤宮紫府，出入的是碧落元穹。吃的是碗胡麻飯，怕的是庖龍烹鳳；飲幾杯紫瓊漿，愛的是交梨火棗。穿一個黑霞百補衣，冬不寒，夏不暖，春秋恰好；戴一頂日月九華巾，風不增，花不減，雪月相宜。霓裳羽衣，常奏於不謝花前；小玉雙成，時伴在長春帳裡。要游時，白云為車，天風作浪，一霎兒蒼梧北海；要睡時，高天為衾，大地作席，頃刻間往古來今。哪計是非，並無榮辱。羞他世上，馬牛不識死生；誰知壽夭，笑煞人間短命。」

煬帝聽了呵呵大笑道：「純是一派胡言。其餘一時還考校不出，你既說天風為御，白云為車，為何兩隻草鞋都走穿了？」道人道：「因要勸陛下出家，故信步而來。陛下既不醒悟，貧道只得去了；只怕明日白龍圍繞之時，好苦楚也。」說罷，向天叫一聲：「彩雲何在？」忽見半空中悠悠漾漾，飛下兩片雲來，炫然五色。道人與道姑走在上面，說道：「陛下請了！後日火起時，思想貧道只怕遲了。」煬帝慌忙走下殿來，霎時那兩片彩雲，早已飄然騰空而起，漸入雲霄，倏忽之間，就不見了。正是：

神仙到處皆遊戲，只見凡夫認未真。

金馬滑稽翻不信，文成五利轉相親。

煬帝見二仙乘彩雲而去，又驚又喜，又有幾分追悔。因對眾美人說道：「大奇，大奇！不知他是兩個真神仙，倒是朕當面錯過。」袁寶兒道：「便不錯過，卻也無益。」煬帝道：「為何無益？」袁寶兒道：「你要萬歲隨他去出家，萬歲肯捨了這些繁華富貴，向深山窮谷中粗衣淡飯去修心煉性麼？」煬帝道：「修煉實難，繁華富貴卻也捨他不得，只好送朕一丸丹藥吃了，作個現成仙人，依舊同你們在宮中受用方妙。」美人等一起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萬歲便說得這等容易，不修不煉或者還可，只是天下哪個好女色的仙人？」煬帝笑道：「若好不得女色，仙人苦於凡人多矣。早是放了他去，不曾被他誤了，弄做個一假貨的神仙。」說罷，大家都笑做一團，笑了一會，煬帝仍舊上了轉關車，推入迷樓中去。正是：

肉可銷魂骨可憐，人生只恐不當前。

得成比目何辭死，願做鴛鴦不羨仙。

煬帝進了迷樓，也不管到了何處，任著車兒推去。推到一層繡閣之中，只看幾種幽花，俱壓著一帶綠紗窗兒，十分清幽有趣。煬帝認得叫俏語窗，見窗下一個幼女在那裡煎茶。煬帝見了便下了車，走到窗下坐了。那幼女真個乖巧，便慌忙取了一隻碧玉甌子，香噴噴斟了一甌龍團新茗，將一雙尖鬆鬆的纖手，捧了送與煬帝。煬帝接了茶，將幼女仔細一看，只見她生得鶯雛燕嬌，柳柔花嫩，裊裊婷婷只好十二三歲；又且眉新畫月，髻乍拖雲，一種孩子風情，更可人意。煬帝看了，早有幾分把持不住，因問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？叫什麼名字？」幼女答道：「小婢今年十三歲，小名叫月賓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好一個月賓！朕今日與你做一個月主何如？」月賓雖然年小，卻是吳下人，十分伶俐，見煬帝調戲她，便嘻嘻笑答道：「萬歲若做月主，小婢焉敢當？只情願做個小星罷。」煬帝說道：「做個小星，便要為云為雨，只怕禁當不起。」月賓道：「雲雨雖則難當，雨露卻易消受。」煬帝見她答應甚巧，喜得心花都開。遂一把將她樓在懷中，說道：「你還是個小孩子，就曉得這般戲謔，真可愛也！」

一時高興起來，就有要幸月賓之意；又慮她年紀甚小，恐難勝大任。心下尚恍惚，遂叫取酒來吃。左右忙排上宴來，煬帝不放月賓下懷，就將她抱在膝上坐了，靠著臉兒同飲。煬帝吃了幾杯，問道：「這繡閣中只有你一人在此，還有別人？」月賓道：「只小婢一人，再無別個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朕今夜相伴何如？虧你一個人在此，倒不害怕！」月賓笑道：「就害怕也奈何沒法，誰個肯來相伴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朕與汝伴。」月賓道：「萬歲相伴的人甚多，正好輪不到小婢；小婢也沒有這樣造化。」煬帝滿肚皮要幸月賓，只恐年幼懼怯，不期她全不在心，言來語去轉挑撥煬帝，煬帝喜不自勝。又笑道：「你要造化，卻也不難，但不知道臨期，是造化是晦氣？」月賓說道：「萬歲只管講它怎的，且請吃酒。」隨斟了一杯奉與煬帝。煬帝吃了半杯，剩半杯與月賓，說道：「你不吃，單叫朕吃，有什麼趣？」月賓笑著吃了，又斟一杯奉與煬帝。說道：「這一杯卻不單了。」煬帝笑道：「你也吃一杯，才算不單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倒吃得十分有趣。正是：

莫言野馬難收轡，縛束鯢鵬只藕絲。

小小宮娃才一笑，九重天子已情癡。

二人歡飲多時，不覺天色昏暗。左右慌忙掌了燈來，把瑣窗閉上。煬帝被月賓脂香粉嫩在懷中偎倚了半日，情興蕩漾已久。再

吃到醺醺之際，一發把持不住。抱了月賓，低低說道：「朕醉了，同去睡罷！」月賓孩子氣，只要勾引君主，不知道風流苦楚。見煬帝調戲她，便含笑說道：「這裡睡不打緊，恐怕誤了萬歲別處的好受用。」煬帝笑說道：「這裡的受用難道不好？」遂不吃酒，走起身來，攜了月賓，竟進寢房去睡。眾宮女見煬帝注意月賓，寢房中早將鴛鴦象枕打點的端端正正。煬帝到了房中，便解衣就寢。月賓要君寵幸，口裡雖十分承應，然終是女孩兒家，及到臨寢，叫她解衣，忽又羞澀起來，倚著床幃半晌不動。煬帝情興勃然，連催數次，只是延捱不肯脫衣。

煬帝叫得緩些，月賓聲也不做；若是叫得急了，月賓只叫「萬歲可憐罷」。若將手去拉她時，月賓便號號地哭將起來。煬帝沒法奈何，欲要以力強她，卻又不忍；若要讓她睡了，又熬不住火。只將手在她身上撫摸一番，又在她耳邊甜言美語地央及半晌。月賓只是駭怕，不敢應承。急得個煬帝翻來覆去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捱了半夜，情興愈急，便顧不得憐香惜玉，只得使起勢來，將身子欠起，用力強去迫她。月賓見煬帝性起，慌做一團，又不好十分推拒，其實痛苦難勝，慌得只得慄慄而戰。煬帝雖是用力，終有愛惜之心，被她東撐西抵，畢竟不能暢意；又纏了半晌，不覺精神困倦，忽然睡去。正是：

猛經風雨花魂碎，虛把芳香蝶夢癡。

欲避不能侵不得，快活時是可憐時。

月賓見煬帝睡了，心才放下。又怕醒來纏她，不敢十分睡著，只朦朦朧朧的捱了一夜。到得次早，日影才照上窗紗，便悄悄爬了起來穿好衣服。又不敢走遠，就在錦幔裡面立了一會。煬帝一覺醒來，餘興未已，還有個找零之意。忙向被窩中一摸，早已不見了月賓。忙爬起身子看時，只見月賓不言不語地立在旁邊。煬帝見了，又好惱，又好笑，假意地作嗔說道：「你這小妮子好大膽，也不等朕睡醒就先爬了起來，既是這樣害怕，昨日誰叫你這般應承？」月賓說道：「小婢自知萬死，然情非不得已，只望萬歲饒恕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就跪下去。煬帝原是愛她，又見她這般模樣，更覺可憐。連忙穿了衣服，走下床來，將月賓攙住，說道：「昨夜之事，就依你饒了；今夜若再如此，便饒你不得。」月賓道：「萬歲肯饒，除非饒了今夜；若只是昨夜，便亦不要萬歲饒了。」煬帝笑道：「饒了你便要弄嘴。」二人笑說了半晌，方回到鏡台前。梳洗畢，左右進上早膳。煬帝就叫月賓同吃。剛吃完了，見一個太監來報導：「前日獻轉關車的何稠又來獻車，現在宮外候旨。」煬帝聽了，即到大殿上來見。

何稠朝見畢，隨獻上一架小車，四週都是錦繡帷幔，底下都是玉轂金輪。煬帝看了，便問道：「此車製得精工小巧，倒也美觀，不知有何妙處？」何稠道：「此車無他妙處，只是行幸童女最便。」煬帝問幸童女有何便處，何稠道：「此車雖小，卻是兩層。幸童女只消將車兒推動，上下兩旁，便有暗機，礙其手足，毫不能動。又且天然自動，全不費行幸之力。」遂將手一一指示與煬帝看。煬帝看了，大喜道：「卿之巧思，一何神妙若此！」因問道：「此車何名？」何稠道：「臣任意造成，未有名也，望萬歲欽賜一名。」煬帝道：「卿既任意而造，朕復任意而樂，就取名叫任意車吧。」隨傳旨照項升一樣，也賜何稠五品官職，以酬其勞。何稠謝恩退出不題。卻說煬帝得了此車，快不可言，哪裡等得到晚？隨即推到繡闥中來哄月賓，說道：「何稠獻一小車，倒也精緻可愛。朕同你坐了，到各處去閒耍。」月賓不知是計，隨走上車兒。煬帝忙叫一個內相推了去游。那車兒真製得巧妙，才一推動，早有許多金鉤玉軸，將月賓手足緊緊攔住。煬帝看了笑道：「有趣有趣，今日不怕你走上天矣。」隨將手來解衣。月賓先猶不知，見煬帝來解衣，忙伸手去擋，哪裡動得一毫？方才慌起來，只叫萬歲可憐。煬帝笑道：「正好出昨夜之氣。」月賓含顰帶笑，一段痛楚佃景，就像梨花傷雨。軟軟溫溫，比昨夜更覺可人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心驚香玉戰，喘促乳鶯低。

紅透千行汗，靈通一點犀。

雖生嬌欲死，帶笑不成啼。

謾惜花揉碎，蜂癡蝶已迷。

煬帝因月賓是吳人，說的吳語好聽，便口口聲聲，也學吳語講話。自家轉不稱孤道寡，只是儂長儂短。自此之後，淫情愈不可制。便日夜檢有容色的幼女，到任意車中來受用。終日淫蕩，弄得那些幼女痛楚難勝，方覺快暢。這個嘗過滋味，便換那個；那個得了妙處，又更這個。也不論日，也不論夜，盡著性命，在迷樓中受用。怎奈迷樓中選了三千幼女，這個似桃紅，紅得可愛；那個像楊柳，綠得可憐。一人能有許多精力，如何得能享盡。淫蕩的不多時，早已精疲神敝，支撐不來。一日正與幼女觀圖戲耍，忽有太監來奏道：「宮外有一人叫做上官時，自江外得烏銅屏三十六扇獻與萬歲。」煬帝道：「什麼烏銅屏？快抬進來看看。」

太監領旨，不多時將烏銅屏抬入。煬帝定睛一看，只見那銅屏有五尺來高，三尺來闊。兩邊都磨得雪亮，就如寶鏡一般，輝光相映，照得徹裡徹外皆明，下面俱以白石為座。煬帝看了大喜，隨命左右一扇一扇地排將起來。三十六扇團團圍轉，就像一座水壺，又像一間瑤房，又像一道水晶屏風。外面的花陰樹影，映入其中；又像一道畫壁，人走到面前，鬚髮形容，都照得明明白白。煬帝看了十分喜歡道：「琉璃世界，白玉乾坤，也不過如此！」遂叫了吳絳仙、袁寶兒、杏娘、妥娘、朱貴兒、薛洽兒、月賓一班美人幼女，同到中間坐了飲酒取樂。眾美人你來我去，一個人也不知有多少影兒。煬帝在中間扛顧右盼，但見容光交映，豔色紛飛，竟辨不出誰真誰假。因大笑說道：「何其美人之多乎！令人應接不暇。」袁寶兒道：「美人未嘗多，還是萬歲的眼多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眼倒不多，自是這一片柔情多耳。」大家說說笑笑，盡情歡飲。煬帝飲到陶然之際，見眾美人嬌容體態，映入屏中，更覺鮮妍可愛。一時情興勃勃，把持不定。遂叫宮人將錦茵繡褥，移入屏中，親同眾美人幼女把衣裳脫去，裸體相戲。眾美人這個含羞，那個帶笑，你推我，我扯你，大家在屏中，歡笑做一團。那些淫形欲狀，流入鑿中，纖毫不能躲避。真個是荒淫中一段風光。有《鵲橋仙》詞一首為證：

香肌潑墨，玉容染翰，形兒影兒難辨。君王癡眼醉模糊，但只見春光一片。鏡中花貌，煙中粉黛，畫出鶯鶯燕燕。嬌深媚淺不爭些，便勝似丹青無限！

煬帝滿心歡暢，因說道：「繪畫的春圖，不過只描寫大意，怎如鑿屏中活活潑潑，神情態度，都摹畫出來，真令人銷魂欲死也！此銅屏勝似春圖何止萬倍？上官時之功，不可不賞。」遂傳旨賜上官時千金，升官一級。正是：

只為風流影，全銷浪蕩魂。

君王拚性命，來博佞臣恩。